

# 覺性

宏智居士講述

弟子妙化整理

「覺」，從廣義來講，世間的一切現象都是覺，包括生物界，一切生命現象通通都是覺，不是單只有意識的人才稱為覺。佛法與世間的知性不盡相同，只要有生命現象，通通稱為「覺性」。只要是能動的因，都稱為覺。

從最小的生物——細菌到植物，都是菌類。菌類沒有「覺感」，是「物」本能覺，它是一種動因，所以是「適者生存，不適者滅亡」。但是它不會覺得適不適應，它不能自覺，也不能覺應如何適合生存，它是被動式的，不能開創。如溫度升高，假若它不能適合這個溫度，自然就滅亡。但有沒有全滅呢？細菌滅了，依舊有微物，還會再生。原來這個個體的小

生命結束了，它依舊存在水裡或空氣中，遇到濕氣或空氣又合，但已不是原來的細菌，可能是 A1 或 A2 細菌，它會隨著溫度而變異，SARS 變異就是如此。從人的觀點看細菌，很難承認它有「覺」，因為它沒有抉擇的自性。

人有沒有細菌？一樣有。細胞都是細菌，所以人體就是個細菌組合起來的大細菌，它也有「本能」的不覺性，是被動的，不能完全主動。既是被動的，所以也是「適者生存，不適者滅亡」。「本能」是被動的，「非本能」是後天教育所成的。很多人就是很多細菌，如果缺乏教育，就構成「集體無意識」。像南京大屠殺，個體沒有辦法自主決定要不要死，完全是被動地受外在環境的影響。

人及一切的生命，都活在大氣層

中，只是本能式的生存，不能有「非本能性」的自主生存。沒有辦法抗拒，都是受外在環境的影響，沒有覺性（即自發性）。能有自發，就是有「心」靈，也就是佛法講的「識」（六識）。心靈才具備自發性的覺性，不講心的話，一切都是覺。所以佛陀講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，只是一念不能覺。一念不能覺就是「一念執著」，所以不能覺、不能證。佛法為什麼能超越世間？當然到目前為止，還是沒有共認佛陀說的法可以超越現代一切科學，只能承認佛陀是過去的歷史人物、偉大的哲思人物。孔子講「仁人」，蘇格拉底講「理性的國度」，阿拉、耶穌講「愛」，這些也是自發性覺的第一因，聖人之義可以讓人「覺」，不能讓樹木或低等動物「覺」。只有人具備耳朵、意識才能覺。現世說法，動、植物沒有辦法

聽，所以沒有辦法覺。但不是絕對完全不能聞，沒有人敢講絕對不能，至少在相對之下，人類認為牠（它）們是聽不到的。聖人之義只能對人講，無法對狗或其他動、植物宣說，這就是「因緣」。

所謂「因緣不可思議」，因緣真的那麼不可思議嗎？如果完全不可思議，是沒得說的，是一般人很難想到這些義理，所以稱為「不可思議」。真理「真」在哪裡，通常是不被共知的，可能是一人或一小撮人才能得。講悉達多，不會讓人覺，只能說本生太子的故事，講釋迦牟尼佛、燃燈佛、拘留孫佛，就像光明一樣，很容易讓人記得，不會那麼複雜。比較複雜的都是因為對著眾生的習氣，所以複雜。眾生是不是真的很複雜？是很複雜，在複雜當中，要讓他們慢慢不複雜。「複雜」就是不能收攝，萬念

齊放，念頭不能統一，六根不能收攝成一根。六根齊收齊放，無明當然現前。

其他動物雖然不具足六根，但不是只有一根，葉的正反面，能吸收與反吸收的都不一樣，能吸收的是葉的正面，反吸收的是葉的反面，葉的上面比較平滑、下面比較粗，一吸一放，「一吸一放」也是一種覺。不但自覺，也能覺他。「覺他」的是放出氧氣，吸收二氧化碳。二氧化碳對它是好的，氧是不好的，所以「吸」、「放」也是自覺。吸與放不但使它能自利，也能利他，樹木能吸收陽光，保持水土，這些都是非自主的本能。

動物的行為也都是本能的知覺，他們只會獵食比他們弱小的、或會生畏懼的動物，只是覺性不足，不能覺有、覺空，但不是沒有覺因或覺性。

既有覺因、覺性，應該可以成就。是可以成就，必須覺因、覺性相續，才能成就。動物不會因為「覺」，停止獵食其他動物，改吃水果。或因獵食小動物，生悲憫心。只有人類才具備這些。人類初期也不具備這些心識，人也是動物，照樣吃肉。動物沒有了，也吃人肉。現在中國人吃食動物內臟的習慣，就是過去野蠻習性遺存下來的。覺性必須相續，自覺、覺他相續。常有「心」，常在法性，才能堅固相續，才能真覺，不會變異。

任何一切生命都是因緣，一個行者是什麼因緣？行者不能有因緣，如果有因緣，是在眾生中，怎麼能有覺性？怎能覺他、渡化眾生？要常常沒有自覺或覺他的「苦因」，所以要「明」，也就是大乘法所謂的「覺者」，「覺」就是「明」，而不是要

覺悟，覺悟不是從「無明」當中覺，是從「明」當中「遍覺」。知見一立，無明就生。知見是小，小知見就是行者認為的覺性，但還沒有遍，所以是小因緣。小因緣是小乘，小乘也是「覺」。中乘、大乘一樣都是覺。分別大、小因緣，是從不同的因地因緣，產生覺性的大小來區分。

一切都要合因緣，不合因緣，一切都枉然。什麼是「正」因緣？一點一滴的建設，才是「正和合」因緣。什麼是「正」？在因緣中，就是「正」。不妄取、不妄想、不妄念，一就是一，二就是二，這就是正因緣。這也就是覺性的般若智慧，說「空」的時後才是「有」，說空才能知該有或不該有，才能有工具，工具就是正念。知一個正念，就有一個正念的工具，達到正心、正行，正果。

所有的表相都是心的延伸，物體的表相就是心識的延伸。中國的維納斯——洛神，衣著飄逸，西方的維納斯，裸露肉體在海上漂。也許洛神長得並不比現在的林青霞漂亮，但她展現的是一種心意識合起來的美。心能帶物、連著物，物不能有心，物就是物，心很少。

「覺」不是有什麼東西要覺，「覺」是已經有一個「性」，有一個緣起，無所謂A的覺性或B的覺性。小乘才有一個個體要覺，大乘是有一個「因緣」要覺，不是一個個體能覺、所覺。所以「覺」不是用想的，「想」一定是透過眼睛、大腦神經，大腦神經是物質感官的記憶、排列。大腦有記憶，來自腦下腺、延腦的腺體，叫做松果腺。透過松果腺，大腦才能有作用。松果腺不足，大腦不能



做細的思維，只能有物類的感通，物質的本能反應而已。燙會痛，敲膝蓋會動，都是本能反應，不是細思維。過去的人所知不多，不識字，雖然能說話，但語言只是共同性的反應，是本能，不是自覺的。

善根、求福報者不能了解這些現象，做好事、說好話，求得一人之福，未來入善路，不要墜入不好的因緣。求福報者不能開顯智慧，既不能開顯智慧，怎會沒有業？一樣隨業走。無明識別沒有掉落，一入中陰身，一切隨業走。固執在業識中，定業當然不能轉。法性因緣不生，必然在定業中。能轉的是非定業，「非定業」就是沒有固執的執著念。

外在的業，已經慢慢要形成定業的時候，行者都要知覺，不讓它成為定業，像化石一樣化不開。明白眾生

這一念執著會累積，所以才講「空」、「有」，講中觀、唯識，講一切的因緣。

佛法不只是個語言相，而是要實際的行化，任何未經實踐的理論都不能稱為理論，能實踐的理論才能成立。「因緣所生法，我說即是空」是中觀的理論，這個理論要能被修行者實踐，這個理論才有用。工具要合因緣，不需要中觀的人，教他中觀是沒有意義的。在不同的條件，教他認識所需的工具，演練這些工具，才不會因為沒有這些工具，不懂得工具，不會使用工具，而進入原始的習慣。沒有知性的人就是沒有理論的概念，也就沒有辦法把理論化成為他所使用的工具，必然回到原始的本能。

了解因緣就是「明」一切因緣，不明一切因緣，不能解其道、知其

然，更不能行其菩提因緣果報。  
這就是「覺性」。「覺性」二字，很簡單，但是背後的因緣緣起，可不是二個字就可以代表一切。「覺性」有各種萬法不同的「因」與「緣」，構成「覺性」這個現象，它也是一個概念，也是一個果名。「果」是一個現象，證得覺悟的果的名相、名句。未證的就是覺性的「因」——緣、緣緣、增上緣、無間緣。必須具備這四種因緣，才能到達「覺性」。要不然這些都只是概念而已，沒什麼意義。概念不能有作用，既沒有作用，不會觸發作用的「果」。

在修行當中，常在法性才能有覺的「因」、覺的「緣」，才能從覺因、覺緣中，從物本能收攝、凝聚。「物」不用特別改變，自然有凝聚力。這不是信與不信的問題，是一個正確的因緣道、因緣法。信不信不重

要，「明」與「無明」才是重要的，信不信是個體，「明」與「暗」就不是個體的關係，是眾因緣的關係。

學菩薩道要離我、無我、知我、捨我，才有超然的覺性的「緣」而已，這只是概念以後產生的行為，是該有的現象，該有的能力。凡是物質的東西，不是不看重它，要明白它。明白善業、惡業（就是白業、黑業），「覺」的是「灰」業，「灰」是有點苦痛，所以要凝聚。用什麼凝聚？「心識」凝聚，灰才能漸漸淡，自然凝聚。才不會有外緣（無明意識）再進來，物質又增加了灰色，永遠都不能明。

沒有哪一個是「明」的，只有過去的諸佛、菩薩已證的，才是明的，能傳下光明性的，如經典，或行者、

善知識、聖人、高僧、大德，能  
解空、說空、舉空、行空、證空。  
「空」就是因緣圓滿。

